

在德國統治下的各國

博知

一 壓迫與反抗

德國法西斯軍隊在歐洲掀起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到今天已經整整兩年了。在這兩年中先後被法西斯軍隊侵凌踐踏，掠奪搜刮的已有法蘭西，比利時，荷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亞，波蘭，挪威，丹麥，希臘，南斯拉夫等國，被法西斯德國裏脅幫兇的有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等國，被希特勒德國威脅控制的有西班牙保加利亞，瑞典瑞士等國。幾乎整個歐洲都在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鐵蹄之下被蹂躪着。

最近英國外次巴特萊發表統計，說明德國在佔領各國掠奪的情形。佔領各國必須供養德國的佔領軍，付給他們很高的薪水。巴特萊計算，每年佔領軍的給養費（照佔領前的行情計算）如下：

| 國別 | 德國佔領軍每年給養費總數 | 平均每人須分攤 |
|-----|---------------|---------|
| 挪威 | 六八、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 二五英鎊 |
| 法國 | 八二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 二〇英鎊 |
| 丹麥 |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 八英鎊 |
| 比利時 |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 八英鎊 |
| 荷蘭 |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 六英鎊 |

這五個國家每年用於德國佔領軍的共計達十萬零五千萬鎊之數。此外，德國還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挪威等國獲得難於計算的鉅額金錢，約計要把戰前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繳付德人。例如六月二十七日路透社倫敦消息：『據中立方面消息，德國要求法國用現金或外幣繳納德國佔領軍的給養費。又傳德國同意減少此項軍費，但減少之後，每天的數目還在四萬萬法郎之數』。

除此之外，被佔領各國還必須給德國送去各種貨物，爲數要比德國交換給它們的多得許多。這些增添的貨物，德國付予一錢不值的紙馬克。這還不算，法西斯蒂甚至搜括被佔領各國人民的珍物，運往德國關於這些掠奪以及因此而激起的民衆憤怒的消息，能够透出德國封鎖圈的，實屬寥寥無幾，但僅就這些寥寥無幾的消息，已經足夠驚人了。

我們就先從法國說起吧。

法蘭西

不久之前巴黎報紙曾經報道：維希政府最近和法國佔領區的德國當局締結一種協定，根據這協定，未佔領區應該給佔領區運去牛十九萬頭，羊五十六萬五千隻，豬和小牛六十萬隻，鹽十萬噸，酒一千七百萬公升特。

把這些酒肉輸給德軍大嚼之後，未佔領區的『自由』法人吃什麼呢！就是不被搜刮去這些牲畜，他們早已不能『自由』吃肉了。有錢的人至多只能嚐嚐異味。據外報載，今年一月，里昂市場上出現烏鴉和鶴鷹，立刻被搶購一光，即使價錢很貴——每隻十法郎到十五法郎（在戰爭前這價錢

可以買到一公斤的上等牛肉)。

據美國海外通訊社(Oreacas News Service)倫敦訪員報告，被佔領的法國自春天以來，豬自六百七十五萬隻減少到四百萬隻。然而情形的嚴重，還不是沒有肉吃，更嚴重的都是沒有飯吃。據維希政府農業部代表表示，一九四〇年法國共收穫小麥五千三百萬公担，備及一九三四——三八年平均收穫額的百分之六十八(平均額是七千八百萬公担)。照戰前的情形說，生產小麥的農家要用小麥二十萬公担，種籽要用一千萬公担。這樣，一九四〇年多餘的收穫只有二千三百萬公担，不及戰前額數的百分之四十八。在現在的情形之下，鄉村人民大多藏匿自己的收穫，法國政府甚至用徵發的手段，也不能把這二千三百萬噸小麥搜刮出來。

其他收穫也很貧乏，一九四〇年的燕麥收穫低於平均額百分之四十，大麥百分之二十，馬鈴薯百分之四十五，糖薯百分之四十八。家畜由於飼料的減少，也因之減少幾及一半。

三分之二的被佔領區和其餘的三分之一未佔領區，沒有直接商務來往，使雙方都陷於艱難的地步。戰前所存儲的食物，大多在佔領區，一部分在作戰時被燬。鐵路交通混亂，汽油缺乏，人手不够，英國封鎖……這一切更增加食物運輸調節的困難。

據美國海外通訊社消息，今年法國以及全歐穀物的收穫將較平時再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一般人預料今年冬天歐洲將發生自中古以來所未見的大飢荒。

維希政府對於一切基本食物現在都已施行計口授糧，持證領物的制度。一九四一年年初起，定額又見降低。據供給部祕書長阿沙爾說，依照領物證分配給人民的食物，每天只包含一千三百卡羅里(熱量單位)，僅足『不動轉的』，不做工的人消費。自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每人每日發給的麵

包自三百五十格蘭姆減到二百八十，自四月一日又減到一百八十格蘭姆。有許多地方，特別是大城市里，有領物證也領不到食物。據阿沙爾說，今年法國將發生真正的飢荒（見Paris Correspondent's Report）因食物的缺乏，投機操縱之事更見加強，有錢的人甚至難得一飽，中下階級的人可想而知。據蘇聯『真理報』（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載，一年來德國法西斯蒂把所有食物和衣物的存貯都從法國運走了。法國人民飢餓着，依年齡性別職業的分別每天每人只能領到從一百到三百五十格蘭姆的麵包，每月領牛油或人造油三百格蘭姆。肉消費減少百分之七十五，蔬菜已成稀見的珍物。

物價繼續高漲，工資還是和戰前的一樣。未佔領區某些地方，一隻鷄價值五百法郎。據法報載，塞爾省維爾生·維爾市，狗肉賣三十五法郎一斤。

『蒙德·烏里哀』週刊發表兩口之家的開銷預算：今年三月里這家庭的開銷有：食物二百七十七法郎，修理衣履二百法郎，買煤與木六十法郎，水，自來水和電一百五十法郎，保險費和捐費三十法郎，醫藥費和意外費一百法郎，房租一百五十八法郎，共計一千三百五十八法郎。一家的收入却只有八百法郎。不足的，要靠以前的積蓄和質典與押賣用具來彌補。里昂的工人家庭已經當盡賣光過飢餓生活了。又據『奧特拉華』報載，里昂居民，每百人有七十人平均減少體重七公斤。據維希『康地德』報載，許多礦工每天只能領到三百格蘭姆麵包，現已一連幾天不上工，據說是到『鄉村裏去找食物了』。

前面已經說過，國內生產不足，國外又不能輸入。那末怎辦呢？從德國輸入嗎？前面也說過，德國正無微不至的搜刮法國一切食物。然而維希政府却曲盡亡國政府的孝道，下面一段事實是英國A E I通訊社提供的（塔斯社七月八日電）：一個法國農民繳納一千公斤馬鈴薯。在回家的路上他

想起把短衫忘記在繳納處了。他回去看見他剛才所繳納的馬鈴薯袋上已貼着字條：『由德國運來』。原來法國當局是用這樣的方法企圖說服人民，『寬洪大量的德國』給法國供給食物！

無怪乎法國人民是反對維希政府的。

據英國『每日郵報』馬德里訪員報告，人民不滿維希政府的情緒日益高漲，法國未佔領區形勢緊張，若干地方發生公開反對行動。盛傳民衆準備暴動，七月二十五日內閣特爲這問題舉開緊急會議。開會時，政府外面除有一五二團保護外，並開到坦克車警戒。新內長潘修下令大批捕人和搜查。會議時有許多人被捕，連貝當的好友格魯沙爾將軍也被監禁。巴黎無線電報告，某省有一大炸彈爆發。又路透社八月三日電，里昂發生大示威。法報企圖掩飾真情，或言騷動了說不確，或言並不嚴重。八月一日巴黎無線電宣佈，因『容許混亂』，解散四個市自治會，革職八市長。又美國美聯社維希訪員報告，摩洛哥法國當局逮捕反維希份子一百七十二人。

自德蘇戰爭和維希政府對蘇絕交之後，大捕親蘇份子，據路透社七月三日電，法國警察在幾天中便逮捕有同情蘇聯嫌疑的人幾千名。至於以前所捕有共黨嫌疑的人，爲數之多，和用刑之重，更不用說了。

美國『星期日星報』登載新從法國回美的塞列尼君的文字多篇。塞列尼在法國担任救難工作，很熟悉法國情形。他說：法國反對戰爭並不因孔比恩媾和而停止，媾和後不過進入新的階段，各處仍堅決的進行着戰爭，不過不是維希政府，而是人民自己。雖還沒有指揮這一戰事的統一總司令，但共通的意志却一致是要早日解放法國。在沉默的法人中有無數的德國間諜，德國佔領當局像坐在火山口似的不安，他們之間流行着一個公式：『若要保證法國和平，每十個法國胸膛，要有一

柄德國刺刀」。德國當然不能派出這樣多的兵。現在德法戰爭的戰綫經過每一座住着法國人的屋子。城鄉都是一樣。人們不是住在家里，而自覺是坐在壕溝里，等一有相當機會，有一信號便跳出來轉攻攻勢了。有些忍不住長期等候觀察的急性份子，便跳出壕溝作個別的，小批的，小隊的戰鬥，他們切斷電話電線，焚燒倉庫，沉沒載糧運木的拖船，殺死法西斯劍子手，夜里射擊納粹守兵，弄壞發去的機器，破壞被奪去的田園。

關於法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我們還可以節錄喬治·維納的法國通訊（原文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蘇聯『真理報』）：

「法西斯蒂掠奪法國已經一年多，四千二百萬法人反對法西斯蒂的憤怒日益高漲，他們勇敢的進行着驅逐搶掠者的鬥爭，積蓄力量，展開民族解放的戰爭，以至於勝利。

「法人的憤怒用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一個飯店裏的女侍者拒絕爲納粹服務，她說：『你願意，你就槍斃我吧，可是我願意端菜給你』。在地下鐵道里，假使有一個納粹走進車箱，所有的法人便都走出去。在街上，假使有一個納粹在人行道上走過，法人便立刻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去；假使他問路，誰也不回答他。

「男子們戴着代表國旗顏色的藍白紅領帶；女子們也把她們的襟飾，上衣和長衫組成三色。納粹守軍司令屢次下令禁止穿戴代表法國國旗顏色的衣物。爲了『濫用國旗顏色』，今年七月十四會逮捕幾千人。

「V字滿佈人行道，牆壁和納粹的汽車上。德軍當局逮捕房主和門房，要他們負責。英蘇協定簽訂後，V字更見增加，幾天中巴黎便逮捕門人三千名。

「女子們時常舉行示威，反對納粹，要求釋回被俘的丈夫和兄弟，爲自己的子女要求麵包和牛奶。反對掠奪的鬥爭很爲激烈。巴黎中央市場四百人候購蔬菜。開來一輛德國卡車，車中跳出幾個兵士，把全部蔬菜都徵發去。羣衆猛撲德兵，殺死一人。德人有一次在拉維列特徵發肉類，屠宰所人大譁，衝突結果，四個德兵被關進冷藏室。農民隱藏穀物，牲畜和飼料，抵抗納粹的控制和徵發。」

「人民和強盜的激烈衝突時常發生。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數千巴黎學生高喊「法蘭西萬歲」！走向凱旋門，要給無名英雄墓獻鮮花。法西斯蒂架設機關槍，嚴陣以待。發生衝突，死十八人，傷數十人，捕八百多人，十人處死刑。騷動充滿整個巴黎，響應遍及全法國。」

「軍用材料生產的怠工，工廠和礦洞的罷工，反法西斯的最兇武器。雷諾和西特龍兩廠所造坦克車會突然停駛。西特龍廠每四千工人中有一人槍斃，但是坦克車還是不走。某巴黎工廠所造二十架戰鬥機，第一次試飛時就有三架破裂。不久之前，爲響應比利時的總同盟罷工，法國北部也有五萬礦工罷工。」

「蘇德戰爭發生後，德國的「法國後方」更加不安，巴黎和北方若干工廠舉行示威和罷工。杜魯士燒掉一個汽油貯藏池，凡爾賽炸掉一個大軍火庫。爲懲罰布列斯特市的怠工事件，德機向市中心三小時的轟炸。轟炸中一醫院，炸死三百人，中有兒童一百人。」

「納粹逮捕數千「親蘇法人」，魯安槍斃四名散發英蘇協定全文的愛國者。「反蘇十字」軍志願兵的徵募完全失敗。法國人民正在組織自己的力量，展開鬥爭，進行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

比利時

美國駐比利時前大使喀德希氏在『生命』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描寫比利時人民在德國佔領之下所受的苦難情形。

喀德希的文申說，比利時八百四十萬人口中有八百三十多萬人是飢餓着的。有約近兩百萬的兒童因飢餓發育不全，身體很弱。喀德希曾經和一個和布魯塞爾紅十字會有關係的著名醫生談過話，這位醫生說，大多數兒童只能得到健康兒童常態發育所需要的三分之一的食物。最近調查兒童的健康，判明由三歲到六歲的兒童，百分之七十八是發育不健全的，由六歲到十四歲的兒童，百分之八十四是發育不健全的。

一個小學教員對喀德希說，由於飢餓的緣故，入學兒童減少三分之一。學校每天只給兒童吃一頓中餐所謂一頓中餐。只是馬鈴薯和飼料草。許多兒童除了這頓中餐之外，便領不到什麼別的食物，因為他們家里是沒有食物的。兒童時常在上課時餓得昏倒。

喀德希又曾經和前任比利時農業部長蓋曼斯談過話，蓋曼斯說，現在平均每一個比利時人的口糧是四片麵包，一顆小馬鈴薯，兩小塊糖。

據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達根斯·紐赫德報』登載一篇從巴黎經過比利時到斯德哥爾摩去的瑞典女子的談話。她說她在車上看見有年老的婦女和年幼的兒童，跟着列車奔跑，高喊着懇求施捨，德兵有時從軍箱的窗戶裏拋些麵包屑出來。她說：『我幾次看見機師拋出幾鏟子的煤塊，老婦和幼童們如見珍貴鑽石似的蜂湧上前去搶奪。這些地方食物和燃料都很缺乏。布魯塞爾（京城）食物並

之情形特別嚴重。牛油和馬鈴薯已經完全沒有。肉雖然還有，但是價值貴得駭人。飢餓是表示比利時佔領區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事實。這一事實是這樣顯明和嚴重，甚至比利時的法西斯領袖臺格勒爾在李士羣衆大會席上，在德國刺刀的保護之下，都說：『有千百萬的比利時人在飢餓着』。

我們知道，即使在平時。比利時也是需要由外國輸入食糧的。照戰前一九三八年的統計，比利時自己生產的食糧是一千六百四十萬公担，輸入的食糧是二千二百萬公担，輸入對生產的百分達一百三十四（見國際農業統計羊鑑——一九三八——三九年）因受戰事影響，去年收穫很壞，當局已減縮食糧消費一半，肉類消費減少三分之二，因沒有飼料，牲畜已減少到百分之三四十，家禽減少百分之六七十，比利時當局現在已經擬定把食物（小麥，裸麥，肉類）消費從常態消費額三百七十萬零三千噸減到一九四一——四四年的二百七十萬零八千噸；飼料大麥，燕（麥，玉蜀黍等）從常態消費額五百五十六萬五千噸減到二百二十二萬五千噸。

這些數目字說明今天比國的慘狀還只是開始，未來的慘狀簡直使人難於想像。

據比利時『佩·列阿爾』，『特拉華』等報載，比利時食物狀況今年五月六特別嚴重。現在發給食物的額數已經只是戰前消費的四分之一。比國所有的少得可憐的食物存貯，都被用作德軍給養了。勞動人民在飢餓着，氣氛緊張，任何小事件都可以成爲反對法西統治的大示威。

五月二十日安特衛普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在工人區裏，有一個孩子回家，給母親帶來一個麵包，這是他從店裏偷來的。母親打兒子，叫他把偷來的麵包送回去。兒子不肯，母親又打他。兒子含淚跑到街上，母親也追了出去。鄰居的婦女們都聚攏來，她們得悉是怎麼一會事情之後，便發生

很大的騷動。她們高聲喊道：『我們餓肚子，我們的孩子去偷東西了！』一會，全區的婦女都聯手起來，舉行示威，並且跑到市政府裏去。沿路有男子也加入遊行，婦女對他們說：『你們再等一會，現在還輪不到你們，你們要晚一些再行動。現在我們要求，誰都不能把我們怎麼辦』。婦女們包圍市政府，要求麵包，市政府的德國軍官想要立刻驅散她們，他幾次開槍要打，但女子們向他高叫：『你開吧，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德軍趕來企圖武力驅散羣衆，但婦女們向他們喊道：『我們沒有請你們到我們國家裏來！快滾回家去建立你們的秩序吧！』

最後大隊德兵趕到，驅散羣衆，捕十二人。據目睹這一事實的人說，布魯塞爾，沙列魯亞，李上等地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
 德國現在已經在比利時建立了包含九十萬人的統治機關——各種各樣的軍人和官吏。鐵路也完全用德人管理，他們連一個比人都不相信。德國馬克和比利時法郎並行流通，馬克對法郎的官價是一馬克兌十法郎。這是一種專在佔領國行使的馬克，在德國立不通用。德人在比國便用這樣的錢去『付』徵發來的貨物。

×
 法西斯蒂蝗蟲似的吃盡比國的存糧還不滿足，更儘量利用廉價的工人力量。比國的失業工人已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有許多在業的工人一星期只做一、二天。德當局藉口救濟失業，強迫徵集工人到德國去做工。不願意去的，必須書面申請，致使他在國內失去生活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比國國內又施行勞動役，凡年在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都要進勞動營做工，並受法西斯教育。

比國法西斯運動在一九三五——三六年便見抬頭，但在戰爭前便告失敗。法西斯領袖台格勒親在雖然公開用德國僱用者的資格活動，但在羣衆大會演說，要用德國憲兵保護，而且羣衆大會時常變成反法西斯示威。也許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德人不得已放棄建立以台格勒爲首的法西斯政府。

德人在比國挑撥民族感情，煽動法拉芒民族獨立，也沒有成功。因爲法拉芒民族眼看德人來徵發他們的穀物，甚至於來把家禽和兔子都捉去，他們不再願意爲『大德意志帝國』服務了。德人在初到比國的時候，他們宣傳說，他們只是『路過』比國，他們只有一個敵人，——是英國。可是現在他們已經公開的說：比利時應該也和荷蘭一樣，包括在『大德意志』的生命圈裏。

但是這種『進展』並不會使比利時停止獨立的鬥爭。在時常發生的怠工，罷工和破壞的條件中，反映出比利時人民的反抗精神。

據瑞典德哥爾摩『地維持雜誌』載，比國中央礦區布拉爾一千二百名礦工爲反對德國進攻蘇聯，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據國際交通工人會報載，德國法庭把怠工工人久爾斯納爾判處槍斃。奧勃根的煤油提淨取和布魯塞爾的膠皮廠發生大火。巨普勒爾和福爾維爾的電話線被切斷。蒙斯的電話線切斷後，捕十五人。字士和偉爾維爾居民因當地時常發生電線被破壞事件，被判處罰金三百法郎。

現在V字運動也瀰漫全比。也像在南斯拉夫和荷蘭一樣，在比利時的電報界流行着V字電報。發報員打三點和一長線，便是V字，對方收報員也報以三點一劃，表示必勝法西斯的信心。比京布魯塞爾，食客進飯店，每都默默坐下，用匙子在杯子上或桌子上迅速敲三下，然後又緩緩的敲一下。火車機師每到揚旗處也將汽笛鳴叫三聲短音，一聲長音。

由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比利時在『第三帝國』也是一個很可擔憂的後方。甚至在在德國駐兵中也埋藏着很大的隱憂。據『紐約泰晤士報』所載比利時訪員的通訊說，大多數德兵的行爲完全不能使人起法西主義的印象。他們大多數都倦於戰爭，士氣消沉。他們公開說，他們憎惡戰爭，他們要回家去。僑比的德人，對於法西政府的宣傳，表現不信仰。他們時常無緣無故的把他們妻子兒女的照片給居民看，擔心他們眷屬遭受轟炸的危險。他們反問別人，爲什麼強迫他們到比利時來？他們加入軍隊，只是怕希特勒血腥的恐怖。

比利時人民知道德國軍爲什麼這樣意氣沮喪，他們解放的希望也更加鞏固起來。在比利時，大家都相信，假使那一個佔領國發生暴動，一定立刻也會激起比國的暴動。那時要回家的德兵也回不了家了。

荷 蘭

荷蘭人口約八百萬，屬於日耳曼族，和德國人是同種。無怪乎戈信爾的報紙儼然有介事的再三宣傳，說什麼荷蘭『骨肉兄弟』終於『醒悟』了，回到德國同胞的懷抱裏了。所謂回到德國懷抱，誰都知道這就是被擊敗的荷蘭在德國槍掠者面前屈服投降。去年秋天，戈倍爾的報紙上還喧嘩着這樣凱旋的聲浪，但是現在已經沉默了。被佔領的荷蘭，出現許多德國記者，他們不得不異口同聲的承認：小小的荷蘭對於法西斯和德意志化的反抗，並不比別的佔領國來得弱。

看到這樣的事實，法西斯報紙哭喪着臉（這是很不合乎他們面貌的），用很感情的聲調來評論荷蘭問題。例如『羅千爾·安切格爾報』便這樣說：『在「荷蘭問題」中最悲哀的是這一個情形。

即住在荷蘭的日耳曼血統的人民——我們血統的血，我們骨肉的肉——在最近三百年事變的行進中，竟會不但離開我們，而且屈服於西方的，影響到可怕的程度』。

爲什麼會這樣可悲呢？法西斯報紙企圖分析它的原因：

『爲了要確定荷蘭人民有何思想，作何感覺，只要看一下荷蘭每一個城市裏所有的任何一個書店。那樣除了一些荷蘭書和德國古典作家的書籍之外，幾乎全部都是英國和法國作家的作品』。

這是一點不錯的。即使法西斯蒂攫奪了荷蘭。荷蘭人也是不願意讀法西斯作家所寫的東西。荷蘭人對於無線電，電影和報紙也是這樣。荷人抵制觀看『第三帝國』的宣傳影片。據影院業主聯合會發表了，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看電影的減少百分之三十以上，現在繼續降低着。

荷蘭報紙被戈倍爾的檢查官任意支配，德國佔領當局的機關報『尼德蘭日報』不小必的透露出

來：『誰都不讀報紙。基本原因是不相信印出來的字』。

去年十一月底奧國叛徒——帝國特使席斯·印瓜特查封查夫特和萊敦所有高等學校，用以回答反映民情沸騰的學潮。直到今天這些學校還關閉着。

最老的烏特列黑大學的法科全體教授都被解到德國，關進達好集中營。這一事實充分表明荷蘭知識份子和法西斯蒂的相互關係。

畜牧業在荷蘭國民經濟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所產牛油和乳酪的精良是有名於世界的，然而牛油不見了，代替牛油的是各種各樣的用品，主要是漿糊之類的東西。荷蘭每年製造牛酪十二萬四千噸，其中輸出的有五萬八千噸，現在連一盎斯的牛酪都弄不着來給自己享用了。

由於飼料的不足，荷蘭農民不得不屠宰家畜和家禽。但荷蘭農民自己並不能够吃到這些肉，都

被法西斯當局運到德國去了。據英國『經濟家』雜誌載，荷蘭自被佔領以來，家禽自二千二百萬隻減到七百隻。德人奪去農民的馬達二萬五千匹。剩餘的食物也被德人劫去。工業生產現由德人管理，工業品大部分運往德國。輸入幾乎已經完全停止。除了軍火生產的原料之外，其他原料很難輸入。亞麻本是荷蘭的大宗出產，現在百分之八十的亞麻輸往德國。

荷蘭每年所產的穀物（一千五百七十萬公担）不足自己的消費，平均每年還須輸一千九百五十萬公担，現在收穫減少，國外又不能輸入，也像別的被佔領國一樣，飢荒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爲了療飢起見，在法西斯控制之下的荷蘭無線電台正竭力宣傳，介紹人民吃馬肉，據說馬肉和胡椒同燒，吃了可以不餓！

據路透社訊，德人佔領荷蘭後由荷蘭運出的黃金，超過一萬萬古敦。六七千萬古敦運自荷蘭銀行，其餘是用徵發手段搜括去的。

不久台夫特和萊敦發生學生示威，荷蘭北部發生嚴重的騷動，德人在這地區宣佈戒嚴，在阿姆斯特丹，希爾衛蘇姆和尙達姆判處很大的罰金。

個別的反抗德人，漸漸的已成爲羣集的鬥爭。羣衆的直接反抗，怠工事件，襲擊德兵等早已成爲普通現象。

阿根廷『評論報』和逃來美國的荷蘭醫生彼得·特·布龍談話，據這位醫生說，對佔領者的反抗正在全國擴大着，怠工和破壞事件頻繁着。荷蘭每星期發現德人被殺二十人。電話報線每天被切斷。不久荷蘭造船廠有兩隻潛水艇下水。一隻的船員是荷蘭人，不過由德人率領。潛艇下水後，一月之久沒有消息。後來才知道，它已到了英國。另一隻潛艇德人不敢用荷蘭人做船員，全部都改

用德人，但它下水後，從此不再浮出水面了。在阿斯姆特丹和鹿特丹週圍的運河裏，經常發現德兵浮屍。

荷蘭報紙發表五月三十一日一羣德兵的自行車輪被戳破；六月一日莫塞特（當地法西斯蒂）團體中的一團員被民衆打破窗戶，六團員的門上被塗顏色；六月四日數名法西斯蒂遭受射擊。『鹿特丹新聞報』載，莫塞特團調往某區，人民反對，列車雖有警察保護，其隊長仍被戳穿喉嚨。

據『紐約講壇日報載』，七月二十日乘西班牙輪到達紐約的兩名荷蘭難民，據說阿姆斯特丹和荷蘭北部最近發生總同盟罷工，有鑄鋼，造船，電汽等工人六萬名參加。這次罷工是表示抗議德國佔領荷蘭。大隊德軍調來罷工區域時，罷工始行終了。又據同報載在倫敦的荷蘭政府情報部發表，據荷蘭難民談，阿姆斯特丹舉行反德罷工時，至少有一百五十名荷蘭法西斯蒂被殺。

據國際交通工人工會報載，根據『戒嚴法』，最近荷蘭槍斃煽動罷工的工人三名，怠工工人十五名。

荷蘭現有失業工人八萬人，今年一月樣有十八萬人被強迫遷往德國。

荷蘭人知道，德國搶掠者不只是一要掠奪荷蘭，更進一步的是要把荷蘭併入法西斯帝國。據英國『每日導報』載，現在人把荷蘭喚做 Westland（東疆），這名字太使人容易想到 Osmak（西疆），Osmak 就是奧地利亞，關於它的命運，荷蘭人是知道的。

從德國報紙上可以知道，在柏林已經幻想把『德國的』鹿特丹來代替倫敦，作為歐洲最大商港。以莫塞特為首的荷蘭法西斯黨徒鞠躬盡瘁的做着他們能够做的一切：把自己的祖國完全交給希特勒。但是……

『每日電訊暨晨報』訪員寫道：『難道法西斯強盜能够想像，積集在千百萬荷蘭人心中的憎恨和悲哀會消失嗎？不會的！德國無論如何逃不了憤怒的全世界向它索取的沉重的清算！』

捷克斯洛伐克

最近德國法西斯帝慶祝捷克分裂以建立所謂捷克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兩週年紀念。德國攝政官納拉特向記者發表隆重談話。德國報紙出圖畫特刊。攝政官的一羣官員們在『克林日報』特刊上發表紀念專文，題爲『進步的兩年』，『新歐洲與捷克』，『德國與保護國』……

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支配兩年之後，今天究竟怎樣呢？

工業發達，農產豐富，獨立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兩年來被分割了，被破產了，被奴役了。經濟被畸形化，人民被恐怖化。英國『經濟家』雜誌揭穿法西斯攝政政府兩年來的『成績』道：

『這國家在經濟上像檸檬似的被擠過了。黃金和外幣在侵入時就被搜索乾淨。現捷克人民已經沒有什麼可買的。捷克製造的精美貨物都被德兵藉優先權搶去。百分之三十的牲畜被趕往德國。食物生產減縮，生活水平迅速降低，衣物材料缺如，肥皂和脂油很難弄到，路上幾乎沒有汽車……三十萬捷克人被運往德國去做苦工，作爲交換的，是巴拉加得到前來指揮工商業的三萬國社黨員。』

去年的收成很壞。一九四〇年的收穫，較前年少百分之四十五，茶蔬和果實的收成也不好。單是馬鈴薯一項的不足額便達二百八十一萬八千公担。據『經濟家』雜誌載，因飼料缺乏，牛乳類的數量減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豬減少三分之一。有錢的怨暴口糧太少，窮人因價錢太高，連買都買不到。因爲從去年起，食物價格高漲百分之一百五十。

人民是在貧窮和飢荒中建立『新秩序』。

保護國人民所分到的口糧，也和德人一樣微少。自今年四月起，發給食物的額數，已比德國的低。作艱重體力勞動的工人的附加口糧也被取消。因食物不良，疾病率增加。

農村的一切，也被法西斯蒂搜括無遺。食物狀況也一天一天的更加困難起來了。去秋所收穫的穀物比人民所需食用的少二十萬噸。據『經濟家』載，自去年七月到十二月，保護國當局共頒佈調整人民生活的活二百道各種不同的法令，其中八十道是關於食物供給和勞動條件的。

德國並不以掠奪捷克的食物，牲畜，貨物為滿足，而且還染指捷克的工業，最好的工廠都被合併到有名的『格曼·戈林』工廠大組合。

對於捷克文化的摧殘也不遺餘力。據報載，當局禁止教授大和生進所有公共圖書館。陳列很多捷克和法國名畫家作品的巴拉加美術陳列館也被查封。因為法西斯蒂文化機關培養民族自覺，憎視法西主義，爭取獨立，所以他們反對學校，反對圖書館，反對文化人。把他們在本國的經驗也搬到捷克來——把捷克文學的優秀作品放在火堆裏焚燒。他們關閉大學和小學，驅逐教授和教員。大學較貴重的標本和設備運到德國去。拘禁在集中營裏的大學生和教授約近六千人。關進集中營的知識份子共計超過九萬人。

在『獨立的』斯洛伐克，情形也不見得好。從斯洛伐克『獨立』的第一天起，德軍便開入斯洛伐克。當時是說，通過斯洛伐克去進攻波蘭，但波蘭戰事結束後，德軍非但不開走，對且把軍隊開進還沒有佔領的區域。

希特勒曾經利用斯洛伐克威脅匈牙利，要把匈國住有斯洛伐克人的區域劃給斯洛伐克。現在他